

萬寶山

李輝英

湖風創作集之三

李輝英：
萬寶山

上海湖風書局出版

1933, 3, 1, 初 版。



分五角六洋大價實冊每

萬
寶
山

一

冰消了，雪化了，山巒，荒原，到處都冒出淡淡的綠苗，是新生的雜草。

是說：寒冷的冬天又過去了。

成年累月呆呆站着的一羣土山，山南流來成年累月不稍停息的伊通河水，越水沿山則有一條黑色的鐵道，一直綫的展長着，每天有好幾次載着長長的列車奔馳。這以外，河山之間，鐵道的遠側，延展着一片低窪的廣大的荒甸子，靠近，是零落的散佈着的鄉村。

三月的春陽，洒着和煦的光輝，伴着微溫的春風在地面上吹拂着，藏在新生出嫩芽樹梢中的雀鳥們，已經把牠們從南方帶來的新曲開始在歌唱了。田陌上，穿着藍布短衫褲的農人們，忙碌着，趕着馬車或是牛車，幽閑的向田中上糞；有的人用鉄銚或

是鐵鎬，刨那去冬埋在冰雪中現在已經露面了的高粱根和豆根，堆成一堆一堆的，然後，來一輛馬車或是牛車，就拉走了；拉到家裏做引火柴。野地上有些牧童們，和一些數不清的牛呀，馬呀，驢子呀，豬，羊，好些個牲口混在一塊，地方格外的吵雜：一會驢叫了，一會孩子罵了起來，一會又會哭號着的。山坡上同樣的伏現着青苗，只不過有的山崗坡沿，爲了要開荒，已經被燒成烏黑的一片一片的了。

一羣狗，咬着，叫着，各處亂竄，都是爲了一隻雌的才這樣：到林中，過水溝，在山坡上，死纏；一會彼此咬起來，一會又咬起來，一會又跑走了。牧童們常常跟着追，要拆散牠們，有時兩方就對起仗來。

在小河中，白的，黃褐的，灰的鵝，鴨子，一羣羣的游泳，一面叫着，一面伸那長頸到水中撈取食物，不然就弄着自己愛護的羽翅。有些鷄羣在田野中搜尋食物。孩子們在那裏放風箏。

「誰的豬，這樣禍害！」

「鎖柱子，爹烟袋家拿來。」

「好好潑，糞潑走了，沒看見？」

「趕集的說今年菜子貴不貴呀？」

「大嬸，老爺（註一）快直了，該燒火（註二）了。」

「飲馬要等散散氣才行呵。」

男人的，女人的話語聲，在村落中，在田陌上奔蕩着。

各處皆顯示着新生，各處都那樣的和平。

只有那廣大的荒甸子，它是寂寞的，沒有人耕種它；它是悲哀的，又將平淡的過去一年；任雨打風吹，任雜草叢生，任它死死的擺在那裏——又窪又荒，這就使它他爲人拋棄了。

在午間或是晚上，因爲休息，田野中就沒有逗留的人在。

「萬寶山」，是這帶地方的名字。

(註一) 老爺 就是太陽。

(註二) 燒火 就是燒飯。

二

那一天，正是一個晴和的春天，微風吹人異常輕快，太陽不冷不熱的正適中的射出來它的光度。開春的化凍已經過去了，現在的地面不再窪水難行了，除却那廣大的荒甸子外。在田陌中，農人們忙着做工，彎着腰，動着兩手。有套馬或套牛的犁，從田中犁起，掀起一片片的一塊塊的濕土到地面上，過些時在不留意中就漸漸的晒乾。不能做費力氣活計的比較年紀小的孩子們，他們担着水罐，飯桶往田間送。再小的孩子們就放牧。這一帶，這一天，各處顯現着大小的人，做着輕重不同的工作。至於女人們，年青的在家燒飯，做針活，老年人則看顧那些吵鬧待乳的孩子，忙着，忙着，

爲了生活一向是這樣的規律的忙着。

在大路上，沒有幾個行路的人，因爲人們爭着做田間的事情，沒有空閒工夫去趕集。路是靜靜的躺着。

歇頭氣（註三）時候，馬寶山老頭子和幾個家人，抽着葉子烟（註四），坐在地上，望着近旁的荒甸子和旁邊白帶子似的伊通河水，就亂七八糟的講論起來：

「八叔，這句子怕他媽的又空下了。」

「簡直敢（註五）不如大河，可以走船養魚。」

「五穀不能種的敗家東西！」

「這話說來就長啦，我來這裏就有這塊荒，一直到如今還是荒，有年頭長啦。」

「窪水不乾，張瞎子說是天意。」

「地東家不做好事，王八兔子啥人都有，沒有好餅（註六），還有不壞地氣的！」

「想填來的，沒地方拉土哇。」

「祖上缺德。」

「也不長樹，廣長蒿草，真他媽怪。」

真的，眼前大片荒甸子，只是那樣年年的荒着，不長樹，存水也不深，但總不乾。有風吹過，蒿草花花的響一陣，此外，總是那麼呆在那裏。附近空地，先後的開墾完了，惟有它一直被棄到如今。連一隻鳥都不願到裏面去住。這樣，很少有人留意它，它也許會被人漸漸忘去了，但它却有着「官荒屯」的一個別緻的名字。

一羣家人議論了一會，稍停一下，捫着嘴人人盡力的抽着烟，看起來好像這種抽烟會把勞做的疲倦完全從烟氣中消去了似的。有的人，眯着眼，晒太阳，吹風。視線離開了荒甸子，他們再談話的人把話頭也隨之轉換了方向，有人這時問了一聲：

「集上菜子貴不貴？」

雖然這些都是馬家一家人，但因為平常並不是每人都有趕集的機會的，這樣人，因而這樣問，自然，是問到過集上去的人的。

答。

「貴到不貴，可有點濕，怕保不住。」到過集上去過的人依着個人所見老實的

「集上有啥勾當（註七）沒有？」

「勾當？勾當到有點。……」

「老六，你快說，趁消閒。」

都等老六說，可是老六好一會連個屁都沒有放，知道又是他騙人，沒有人再來追

問。

一下，話頭又轉到雨水上：

「三哥，過年來不是沒下幾場雨嗎？」

「這一晃也到有半拉（註八）多月啦。」

「該下陣透雨，濕濕土才好。」

「天氣更會好些個。」

「可是你說的好，天爺公事依不了你，龍王爺不發水你能怎樣！除非求雨，你說呢？」

「雨是應該下點啦。」

講到雨，其實是使他們發愁的東西，——一下雨，就不能到田裏做事，待在家裏軋草，弄麻繩，總及不上在外邊風涼。可是，他們仍然要盼雨，他們爲了要下種，——要雨。

下雨天，路上就多了人，光着腳，身上披簑衣，頭戴着大草帽，肩上背着襍子，手握着木棍，低着頭向前走；趁這機會到集上去買些零用的東西，等雨一停，就回來了，天晴仍然動手下田。總是那樣忙，他們總是那樣忙，連自己都不知忙到甚麼時候才可以忙完。

這時候，沒有人說話。

有人輕睡，有人打酣沉沉的。

各處田間都是同樣聚在一處休息着的人羣。

西斜太陽，懶懶的照着。

.....

.....

突然之間，荒甸後轉出來幾個人，一面走路，一面望着，還一面不停的用手指點着。

剩下沒有睡覺的在田中的馬寶山，忽的爲這幾個人影給勾去了眼神，他運用着兩只昏花的老眼，用力的望，可是望不出是那些人。同時他可以分辨出不是本屯的人，又不是專爲過路的人，這是毫無問題的，因爲他們穿的都是長袍，而且走起路的步法又是那樣的慢，這兩點，不是在春耕期的萬寶山地方行路人中可以找到的。

「誰呢？」他想了起來，「又做手式，做啥呀？」

「有景（註九）。」接着他決然的下了斷語。

想到身旁睡覺的年青人眼色好，一定能看清楚來人，他急忙的喊他的年青的孫子：

「小全，睜開眼睛，醒一醒，看前面來的是那些個人。」

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，說話總是沒有多少氣力，好容易喊醒人，那幾個要看的路人已經走到跟前了，不等他看清楚，那面已經有人搭了話：

「大爺，這樣忙。」

「馬當家的，也該放給孩子們做啦，兢兢業業一輩子，如今老啦，還不該告老隱退享享福嗎？」

馬寶山認清了來人：是蕭雨春，張鴻賓，孟憲文，任富，劉振國和兩個生人，他們正是本屯的人，奇怪，這些人怎麼都換裝啦？到聽完他們說的客氣話之後，他自己反有些覺得不好意思，告饒着說：

「該死，該死，眼色太狗脚（註十），老幾位今天怎麼變裝啦？」

話。

「不該死，不該死，你要活到一百二十歲呢。」那任富，見了人常常喜歡說笑

「我才不幹：千年王八萬年龜，活一百多歲連人味都沒有啦。」

「馬當家的真是，說起話來八面透風。」

「老孟，你別冤人。」

本來在睡覺尚未被喊醒的一幫馬家小夥子們，這時都醒過來，七嘴八牙的說：

「蕭大叔，你好哇？」

「孟二哥，今個這樣閑？」

「劉小嘴，你跟人家吃屁來的呀？」

「任快嘴，你的舌頭不是讓老婆咬去啦嗎？」

說着，罵着，站起來讓座，座只是地。話沒有答，對方直在坐過之後，才有的恭敬的有的玩戲的答着：

「啊，好，成年六輩都好，你也好？新媳婦好不好？罵大叔媒人不？笑？笑就是好。」

「我天天閑，不像你們爺們這樣忙。」

「馬巴子，你老婆跟我跑啦，你裝不知道？想強嘴？」

「小馬，我一不騎你就不自在，那天我讓你知道知道咱爺們的厲害！」

馬寶山畢竟是老年人，不慣於嬉罵，憤然說：

「沒好餅！早晨不見晚上見，見面就罵，不嫌絮煩！是歲數小，一點正經的

（註十一）也沒有！」

「你好！你好！你從前不這樣？別強嘴！」

受了年青人的搶白，老頭子不由的嘆了一口氣，這，一方面表示着政令的不行，

年青人一個一個很硬的，一方面就有些不勝今昔的感慨，不得已，強笑的對着外人

說：